



●人物简介

苏兆启,1957年生于岚山区碑廓镇,享有国家工艺美术师、世界民间陶艺设计大师、中国民间艺术家等称号,担任山东黑陶协会副会长、日照市协副主席、日照兆启黑陶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。

16日,记者来到位于大连路的兆启黑陶文化园,打远处就看到苏兆启黝黑的面庞绽开的一脸笑容。他衣着简单,头发花白,踩着一双黑色布鞋,步子不大却扎实稳健。

耳濡目染,结缘黑陶

“欢迎,欢迎。”他操着略微沙哑的声音欢迎记者的到来。

苏兆启伸手向前,两手相握。这方手厚实、粗糙而又温热。这是只有年年岁岁纯净细腻的陶土,才能打磨出的手掌。

就是这双手,创造了眼前这个占地20余亩,拥有50多名员工的兆启黑陶文化园。而说起过往的辛酸坎坷,他唏嘘不已。

“我们村窑火很旺,我小时候就用过烧碗罐这种生活用品的陶具。”从小的耳濡目染,让苏兆启与黑陶结缘。二十几年前,他白手起家,靠着租来的房子、自己垒砌的窑,走上了一条创业之路。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就是冬天拉坯时冰冷的泥土,手上冻裂的口子往往一个冬天都无法愈合。

转型不顺,家人鼓劲

苏兆启的勤奋让陶厂生意甚是兴隆,但很快,他决定改变生产模式,放弃原有的生活用品陶器为主的生产模式。90年代初,他的陶厂开始向属于黑陶高端产品的花盆花瓶转变。

然而转型之初,生意却不尽如人意。“市场不认可,没有人买,就像精心刻好瓶,火候没掌握好烧坏了一样,重新再来就是。”头发花白的苏兆启对于第一次的失败这样一语带过。

苏兆启的发展就像是四百米一圈的跑道,走着走着似乎又回到

世界民间陶艺设计大师苏兆启

凝心品味 泥土温润

本报记者 冷炳豪



①苏兆启在自己的黑陶文化园的展示厅内。

②兆启黑陶文化园展示厅内的展品。

③苏兆启得意之作《奥运宝鼎》。

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



●人物简介

王炳山,1951生于日照石臼,师承程允贤、刘林先生学习雕塑,是仇志海先生的入室弟子,继承了仇老师“将中国黑陶文化与现代雕塑艺术融汇一体”之遗愿。他是现代日照黑陶文化创始人,现任日照市龙山文化研究所所长,山东省民协黑陶艺术家协会副会长,日照分会会长。

19日,中国黑陶之乡在将在日照挂牌,王炳山最近都在忙着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黑陶爱好者。

他从27岁开始研究黑陶,今年已经61岁的王炳山仍然保持着对黑陶高度的热情。从一个“泥腿子”艺人,到现在的黑陶大师,在艺术与商业之间他坚持走着艺术路线。面对未来的挑战,他希望黑陶艺人们能握成一个拳头,共同推动黑陶艺术的发展。

他“蛊惑”了仇志海

18日早晨8点,记者在东港区滕家村见到了王炳山。他戴一副近视镜,穿一身米黄色的衣服,头发不修边幅,光着脚穿着鞋,说起话声音洪亮。

在王炳山的带领下,记者来到了他的创作室,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陶器成品、半成品,狭小的空间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和一张桌子、一个板凳、几把工具。

王炳山介绍,他从小就喜欢用泥捏一些东西玩,村里需要一些模型之类的就让王炳山来捏。后来上级部门下来选拔人才,发现了王炳山的手艺,就把他带到了部队政治部雕塑创作室。退伍后王炳山又重新回到了家乡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王炳山遇到了著名雕塑艺术家仇志海。看到王炳山比较机灵,仇志海破例收他为徒。他师从仇志海,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,为了发扬黑陶文化,他心里一直想把大师请到日照

现代日照黑陶文化创始人王炳山

期待抱团 走向世界

本报记者 彭彦伟 冷炳豪



①一间不大的房间就是王炳山的工作间。

②王炳山的作品。

③王炳山的得意之作《铁蛋》摆放在家里显眼的位置。

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



了起点。他的家人则是看台上最忠实的观众,一直给他鼓劲加油。苏兆启放慢了原本就不快的语速,笑着说自己比较倔,“说好听是执着,老婆孩子不理解也得理解”。而在苏兆启小儿子苏日华看来,他是细腻柔软的泥土,为了家庭为了陶厂,他一人顶下了太多的事情,才变成了他自己口中又“黑”又“硬”的黑陶人苏兆启。

放手工厂,专心创作

2009年10月,为迎接澳门回归10周年,苏兆启专门设计烧制了大型陶器“中华尊”。该作品以高耸的塔型尊为原型,寓意澳门的回归后发展蒸蒸日上,陶器高2.61米、直径1.26米,被记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。相对小件的黑陶作品,体积越大的陶器需要付出的心血也越多。

苏兆启的另一件得意之作“奥运宝鼎”,重约600公斤,从2001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开始构思创作至2007年6月烧制成功,前前后后历经了近6年反复摸索和实践,期间经历了十几次失败。

“大件黑陶制作中,泥中的一粒沙子就可能导致整件陶器作废。烧制过程中一把不合适的火就可能让之前的努力白费。”苏兆启从多年的制作实践中得到了这些经验和教训。

记者看到,在文化园生产间外,堆放着近百件落满了灰尘的黑陶,拿起仔细端详才能发现都是一些残次品,苏兆启说这些都是烧制失败的陶器,要打碎扔掉的。

如今,苏兆启把文化园日常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打理,自己则更多地投入到创作中。而对于那些想跟他拜师学艺的人,苏兆启敞开怀抱,传授技艺。令他感到遗憾的是,现在的徒弟多数只想着学习技术,为了以后自立门户打造基础。

苏兆启端起茶杯,略带凝重地说,“摸多了钱的手,是感觉不到泥土的温润的。”

端起茶杯,没有喝就放下了。

来,挖掘日照黑陶文化内涵。在王炳山的“蛊惑”下,仇志海终于把黑陶研究所从济南搬到日照,开始了他的创作。这在日照黑陶艺术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笔。

他的作品收进课本

王炳山一心痴迷于黑陶创作,但遭到了家人的反对。

在家人的印象中,好好上班挣钱才是正道,而王炳山天天与一堆泥土打交道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

“当时他们都说我是疯子,不正常。有时候我正捏着,家人过来就给我扔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王炳山微微一笑。

说起黑陶创作,王炳山顿时来了精神,“这东西就是需要一种激情,一种对黑陶的热爱。”王炳山说,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创作什么,不管在什么时间,哪怕晚上睡着觉想起什么来了,就立马起来创作。“别说睡觉了,创作起来都感觉不到饿。”

在王炳山的“仓库”里,收藏着各种各样的作品。其中最让他得意的两件是《铁蛋》和《孔子拜师》,其中前者被小学美术课本收录。

创作的东西一件不卖

谈起当前黑陶的发展,王炳山表示出自己的担忧,“有些人纯粹为了经济而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,导致黑陶作品参差不齐,影响了黑陶文化的发展。”王炳山说。

王炳山现在也有了自己的黑陶品牌,但是他自己创作的东西从来不卖,“哪怕是一堆破泥我也不舍得卖,都保留着。”王炳山说。

说到未来的发展,王炳山坦言,他希望众多黑陶从业者能联合起来,抱成一团,共同把日照黑陶推向世界。“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创作下去。”王炳山说。

王炳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,开了很多年的奥拓舍不得扔,在他看来,所有东西都有感情,都是他创作的一部分。